

诗画崇善

□朱艺文

经331国道去和龙市崇善镇，越过山山岭岭，当一条江水流淌在脚下的时候，环境迥然别样，绿水悠然，诗情画意，尽在不言中。如果踩着历史的浪花去寻觅、追溯一番，则激情荡漾，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长白山主峰东麓，圆池之下，有红土水、石乙水、红丹水、弱流水几支溪流相拥而聚，奔泻向东，开启了东北亚知名的一条大江——千里图们江。图们江有五分之一流经崇善镇，也是在这段流域初露端倪，将其俏丽的潜质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崇善河谷地势开阔、平缓，原本湍急的流水在这里突然放慢了速度，舒展身姿，怡然自得。与江水相偎的两岸不乏崖壁耸峙，怪石嶙峋，这些火山遗留的玄武岩块状、柱状节理地质特征令人称奇，仿佛老天为图们江量身打造，成就了一江春水的独特魅力。如果是朝阳初始或落日西沉，青山绿水，村居野炊、阡陌人影便笼罩在浓郁的色彩之中，一幅令人怦然心动的田园画卷。

在崇善镇所在地古城村北侧，一座石山陡然高耸，震撼亮相，这就是著名的军舰山。1200多米长的山体天成地造，酷似一艘威武雄壮的军舰航行在山水间，铸就一方标志性大观。此地人将军舰山视为心中的依托，充满自豪感。如果登上山顶，站在平坦的天然观景平台上，眼前豁然开朗，江水、峰峦、稻田，还有隔岸的异国风光一览无余，从心底由衷发出“崇善山水甲天下”的感叹！来到“船头”，朝东看去，眼前的景象将永远定格在记忆中。在排列的石墩子右下方是蜿蜒的图们江，左边则是一条狭长的湖泊，视觉上感知两条水托起一座山的表象，如同置身于一条劈波前行的大船上。

军舰山在历史的长河中，惯看秋月春风，带着一路的沧桑负重前行。

军舰山南5公里的图们江边有个大洞村，就是这个普通的边陲小村把人们的目光一下子拉回到1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那是世纪之交的一个夏日，有一户村民的院子里发现许多乌黑锃亮的石头。这个消息让考古工作者非常兴奋，立刻前来探寻。一番实地考察，断定此物为黑曜石。难以置信的是黑曜石上面带有明显的人工打制痕迹，属于旧石器时代人类遗留的生活工具制品。一石激起千层浪，长白山、图们江、安图古人遗址、大洞黑曜石，这几个关联词让人们浮想联翩，做出如下推演：亿万年前前的长白山区域乃一片汪洋，地壳运动十分活跃，火山熔岩外层岩浆突遇海水后凝结，形成天然的黑玉琉璃。沧海桑田，大地隆升，长白山地貌逐渐形成。早期人类辗转来到长白山麓依水而居，他们起初将奇特的黑曜石作为避邪之物，后发现其具有韧性和脆性的特点，尝试打制出刃口锋利的石器，成为理想的生产生活用具。于是，大量的细石器如雕刻器、尖状器、刮削器出现了，先人们手持利器更加自信，勇敢地去面对艰苦的生活。

考古工作者并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他们仔细观察又发现了新的证据。显微镜下有个两面尖状石器出现不同寻常的磨痕，类似捆绑过的痕迹，可以初步断定为经过打造而成的复合工具。这件石器被视为国宝级文物，因为上面出现了象征新石器时代标志的磨制特征，该遗址应当是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存在的族群。进而通过采集土壤标本，浮选炭化的植物种子，几颗疑似粟的标本被提取出来。这又是一个惊人发现，意味着大洞人有可能从狩猎和采集时代进化而来，开始驯化野生的粟、稗，他们以超常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播撒下人类希望、文明的种子。

大洞遗址包含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在第三文化层发掘出土了一件赤铁矿原料的雕刻品，距今1.7万年左右，这件雕刻品非常罕见，对于理解古代人类的精神世界和象征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图们江的第二大支流为红旗河，在崇善镇上天村附近汇入图们江。两条江水的交汇处地貌非常独特，引人注目，河床夹角两侧直立的石壁犹如高大城墙一般，上面是一处旷荡的台地。沿台地边缘有依地势残留的古城墙，城内出土过刀环、箭头、古镜等文物，这便是古城里古城。关于该古城遗址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云里雾里，一座空寂的平台摆放天地间，任人去评说。

从史料稽考中提炼出可以信服的观点：此乃辽代东京道长白山大王府所辖之部所，即俗传的三十部女真图们部。我国东北疆土的不同族群，在历史的舞台上都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在经久的岁月中递嬗演化、隆替兴衰，女真、扶余亦是如此。我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勿吉人崭露锋芒，驱逐松花江上游扶余人，进入扶余故地，进而发展为流布白山黑水之间的靺鞨七部。其中的白山部与原住民沃沮人融合，掌控了长白山与图们江的辽阔区域。926年，渤海国覆亡，契丹人恐渤海遗民成患，遂将大部分原住民南迁。长白山和图们江一带人烟稀少，北方的黑水靺鞨乘虚而入，与渤海后裔融合，继而形成了三十部女真。当然，三十部女真并不具备郡国的底气，属于部落联盟形态。契丹人对其实行“因俗而治”的统辖策略，在女真属地设置长白山大王府，府址一般认为在“娘娘库”（安图松江河镇）。

可以想象，三十部女真作为部落联盟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在夹缝求生，必然上演过一幕幕刀光剑影的场面。而古城里古城雄踞水路交通要道，凭险御敌，是一处天然的防御性堡垒。古城历经千百年后，随着清朝对长白山实行封禁令而人去城空，最终在风吹雨蚀中消瓦解。

时光远去，色彩渐淡，1860年，随着清朝对长白山的解禁，崇善又重现人间烟火，使历史的篇章得以续写。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段里，朝鲜半岛的流民加入到移民的大潮中，他们越江垦荒，使图们江出现越来越多的“白衣民族”身影。《中国朝鲜族百年实录》卷首中这样描述：一批又一批朝鲜人，扶老携幼，背井离乡；男人穿着斜襟灰布长衫，脚蹬草鞋，背夹里装着全部的家当，边走边唱起《搬家歌》：“妻子呀，你不必心焦/理想的地方一定能找到/那儿水土肥美/那儿阳光普照/我们一起弯腰插秧种稻。”

虽然这是个心酸的画面，但踏上远行的人怀揣希望，他们相信一定会苦尽甘来，等到没有忧愁的那一天。他们越过图们江，只见这里水丰土沃，气候温润；他们欢欣鼓舞，终于找到了心中的“桃花源”，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清朝为固民实边、睦邻共处，划图们江以北50里为朝鲜人专垦区，并设立越垦局，对朝鲜流民登记造册，统编入籍，建屯建制。1885年设四大堡，三十九社，现崇善之地称崇化社，毗邻的芦果一带称善化社，1933年合并后称崇善社。在东方文化中崇善乃崇礼向善、重德致美之意，这个名字不仅温和且寓意深远。

在崇善山水风物的陶冶中孕育出不少文化人，他们是大自然、新生活的歌者，把长久以来内心积蓄的情感抒发释放出来。2004年，延边作家协会在崇善镇诗满村创办了“长白山文学生活创作基地”，多情的山水显得更加诗意盎然，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走进崇善，寻找创作的灵感和源泉。



▲延边州和龙市崇善镇是《红太阳照边疆》的歌曲诞生地，图为崇善镇古城里口岸西侧的一处墙绘。 陈晓雷 摄

崇善拥有图们江第一镇、第一村、第一渠的美誉，上世纪50年代修建元峰水渠，还诞生了红遍大江南北的第一首朝鲜族歌曲。

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崇善人大胆作为，战天斗地，两年之中硬是在祖国的边陲建成了元峰水渠，这就是被誉为中国北方的红旗渠。元峰水渠高出图们江60米，由渠源建筑、渠道、三条隧道、一座倒虹吸及渡槽组成，全长17.7公里，贯穿沿岸大洞、元峰、上天、古城里、明光、下天6个村，有效灌溉面积450公顷。

当年的和龙县是朝鲜族歌舞之乡，县文工团可谓人才济济。文艺工作者到崇善上天村工地体验生活，他们立刻被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震撼了，仿佛看到了渠水长流，金黄的稻穗铺向天边，一首《庆丰收》的歌词随之喷涌而出。“丰收来了，上天大队的丰收来了。丰收怎么来的？毛主席的教导，上天人开山劈石的结果……”当时还是县文工团编曲的著名作曲家金凤浩轻轻拨动伽倻琴弦，一首欢快的旋律流淌出来。词曲经过反复修改锤炼，一首《红太阳照边疆》终于问世，之后在党的“九大”召开之际，作为歌颂党、歌颂祖国的征集作品在全州、全省、全国唱响，成为延边朝鲜族的文化经典。

时间已过去半个世纪，“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留下的宝贵财富依然可见，并仍然发挥着作用。上天村村中建有“元峰水渠展览馆”，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记录着那个时代崇善人的豪情壮志、英雄壮举。走上上天村村西鲜花簇拥的观景凉亭，横跨红旗峡谷的倒虹吸映入眼底，一旁的巨石写着两行大字：元峰渠功在千秋，红旗河恩泽百姓。

崇善似一首优雅的诗，一幅温婉的画，时时刻刻散发迷人的清香。

灿灿凝霞苹果梨

□鲁钟思

小城龙井的春天，大概是被一树一树的苹果梨花唤醒的。

当春风轻轻拂过延边大地，金达莱、文冠花、桃花以及万亩梨园里那些珍藏的希望都在悄悄打着花苞，一日比一日热闹起来。随着春日深情款款地循着夏日的气息，终于得以牵手共舞之时，人们便能看到龙井市海兰江畔的万亩梨园里，一朵苹果梨花绽放、一个枝头白了，继而一棵树白了、一座山全白了的灿灿景象。每当这时，一年一度的龙井苹果梨花节也如期而至。

随着游人漫步于苹果梨花园，看雪白的苹果梨花如云似雪，只为酝酿一场三季之后甜润人间的盛宴。温柔的暖意，悄然就种进了我的心底，不知不觉勾起了我与苹果梨的初遇时光——

那些东北的秋日里，每当幼年的我觉得喉咙干痒，咳嗽如山呼海啸来势汹汹之时，母亲都会让我多吃梨。忽有一日，母亲带回来了一种状似苹果、个头偏大的水果——苹果梨！

苹果梨到底是苹果，还是梨，抑或是苹果和梨融合的产物？它分明有着苹果般的外形和红晕，凑近一闻，竟然梨香四溢！细细观察，粗拉拉的“脸”上，长着一脸雀斑和几片锈色，可不就是如假包换的梨嘛！我咬了一口，顿觉口舌生津，堪为上品，最主要是那汁水，似乎绵延不绝，满口香溢，极对我的胃口。呼之欲来的咳嗽很快在甘甜多汁的梨滋润下，灰溜溜地甘拜下风……从那时起，这种神奇、好吃的水果伴随着它的名字“苹果梨”，深深镌印在了我的心间。长大后尝到了各式各样的梨的味道，内心深处始终没忘记那年秋冬时节苹果梨对我味蕾的冲击。这种兼具两种水果的名字，一如乡民，低调、厚道、朴实。我喜欢它的品质，更迫不及待地想要知晓它的前世今生。

来到龙井之后，和当年苹果梨的初见一样，这座位于长白山东麓的小城让我一见倾心。萦绕在它身上的光环很多，素有“教育之乡”“歌舞之乡”“文化之乡”的美誉。小城历史久，小城故事多。当暖风拂过梨园，雪色花海翻涌着沁人芬芳。这里每一枚素白的花瓣，都承续着百年前的生命密码。当地朋友告诉我，苹果梨不是苹果，更不是苹果与梨二者杂交，而是彻头彻尾的梨。在三合镇鹤栖村，苹果梨的品质最为优异，一口咬开便是甜润在舌尖淌开的温柔。倘若说起苹果梨的故事，还要从一棵延续百余年的苹果梨宗树讲起——

1921年，龙井市老头沟镇小箕村人崔范斗到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探亲时，带回了当地梨接穗6条，其兄崔昌浩将梨穗嫁接在自家园内的6棵2—3年生的山梨上。经过6年时间的培育、驯化，到了第7年，成活的3株果树上梨花朵朵，到了秋天，酷似苹果般沉甸甸的果实已成熟，散发出诱人的光泽。

人们兴致勃勃地把这种果实放在手里，其形大如拳，果皮紫红艳丽，果肉雪白细腻，尝上一口，汁味酸甜可口，清香在齿间四溢。这独特的口感，是宗树给予这片土地最好的馈赠。崔昌浩一家惊喜地称之为“灿梨”。

“灿梨”美名很快被附近农民传播，在龙井、延吉、和龙等地大面积种植。到了1952年，吉林省果树品种调查组发现这一品种，根据果形偏圆、底色黄绿、向阳面有红晕、远看似苹果等特征，



称其为“苹果梨”。

苹果梨的名字多好听，似花还非花，是梨又凝霞。

1952年至1960年，时任延边州委书记兼州长的朱德海提出利用荒山荒地大力发展苹果梨产业，龙井果树农场、老头沟果树农场、细鳞河果树农场等农垦企业先后成立，让苹果梨产业在延边大地蓬勃生长。

这一抹甜美的果香，悄然飘向远方，还引来诸多关切的目光。1964年，周恩来总理来到延边，品尝了苹果梨后，赞许道：“延边苹果梨确实好吃，希望全国人民都能品尝到延边的苹果梨……”总理的这句赞许，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延边苹果梨走向更广阔天地的道路。

苹果梨也的确不负众望，它以“北方梨中之秀”的美誉，成为延边州一张亮丽的名片！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延边苹果梨早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2024年，龙井市苹果梨种植面积1881公顷、产量28222吨、产值9980.8万元！

历史长卷的留白处，正是感怀生发的落笔点。当我将激动的心绪从朋友讲述的苹果梨历史里抽离，投诸那缔造梨飘香、果实累累的源头——龙井市老头沟镇小箕村之时，早已按捺不住紧张而激动的心。

百年时光倏然而过，当年那3棵苹果梨宗树中仅存的一棵古树仍然静静地矗立在它们最初的位置——龙井市老头沟镇小箕村，静观岁月轻抚慢捻。它扎根于斯，熬过漫长冬日，挺过炎炎盛夏，枝干或挺拔向上，似在拥抱苍穹，或旁枝斜逸，如蛟龙探海。仔细观察，可见苍苔覆盖的深深沟壑，坚韧，沧桑，似乎深染岁月的斑驳色彩。“苹果梨宗树之碑”在其前方，向后人讲述发生在这棵看似平常的老树身上的故事。

最让人泪盈眼底的是，这棵见证岁月变迁与人世纷繁的古树，竟然绽放着星星点点的白梨花！

古树，新花，如此蓬勃张扬的生命力瞬间照亮我们的世界！正当我思绪纷繁时，友人刘老师传来了一张照片，从绿意疯长的画面看，正值盛夏。“宗树之碑”后的百年苹果梨树上爬满了片片绿叶，像是蓄满的殷殷希望，也像是闲适稳重的当下，让人安心。苹果梨宗树的两季的身影就这样在我脑海交叠，最终化作眼前震撼心灵的赞叹。古树的故事，就是人类的故事。

如今，从苹果梨宗树到那些围绕着苹果梨的创新产品，如苹果梨脆片、苹果梨果醋、苹果梨酒、苹果梨饮料等加工品已陆续研制开发出来。当一种浓郁甘甜、散发着淡淡苹果梨香的米酒——苹果梨米酒滑入我的喉间时，竟觉得入口甜润清爽、顺滑清新。原来，跨越时节芬芳，竟然在这口琼浆里酿成了时光的回甘。

年年岁岁，梨花香依旧。朋友说，秋季时，如果再来小城龙井，就会邂逅摇曳于枝头、色如凝霞的苹果梨。苹果梨的传奇，仍在书写……